

張毓桂譯

史特林堡戲劇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弁言

債主劇中前二幕是吾友胡光廷君的初稿；母親的愛一劇是吾友王品青君爲我校閱的；幽麗女士一劇是吾友尹建猷君爲我校閱的；我對於三君極端感謝。

譯者 十年十一月二日

目錄

一 母親的愛

二 幽麗女士

三 債主

第一幕

(母親和理衣人正在吃雪茄，喝強烈的啤酒，打牌。女兒靠窗坐着，帶着注意的態度向外看。)

母親 來。
海林——這是你的牌。

女兒 噯，在這樣青白的一個夏日裏請恕免了我打牌罷。

理衣人 是的。對於她的母親是很鄭重很誠摯，和平時一樣。

母親 不要在廊下坐着，那裏可以把你燒焦了。

女兒 這裏的太陽一點也不熱。

母親 (向理衣人) 你的牌。

女兒 我不可以和別的女孩子們一同洗澡去麼？

母親 不跟着你的媽媽不要去，你是知道的。

女兒 噯，但是這女孩子們都會浮水，媽媽，你完全不能浮水。

母親 會浮水不會浮水不成問題，但是你須知道，我的孩子，不跟着你的媽媽，你一定不

要去。

女兒 我知道這個麼？因為我可以懂的最簡單的事情，那個就吵鬧到我耳朵裏去了。

埋衣人 這就顯出海林有一個最慈愛的母親。是的——是的：對於這件事沒有疑惑。

母親（向埋衣人伸出她的手）謝謝你因為你說了些好聽的話，亞哥司德——無論怎樣，我總是一個慈愛的母親。我像這樣說，在良心上是可告無愧的。

女兒 若我可以走出去並且和旁的女孩打網球，我以為問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埋衣人 不然，不然，少太太。一個女孩不應

當傲慢她的媽媽。

女兒 是——是——是。我已都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

母親 你又自找無趣哩。作點正當的事情，不要成那種怠惰的樣子，在那裏坐着。你這樣的一個成年的女孩子。

女兒 若我是個成年的女孩子，為什麼你永遠把我作小孩子看待？

母親 因為你的動作像個小孩子。

女兒 你沒有權利侮辱我——你自己盼望我永久是小孩子。

母親 向這裏看，海林；從前我以為你有點

太俏麗。你正和誰談話？

女兒 和你們兩個，在旁人之中。

母親 你不是有些秘密不使你的母親知道麼？

女兒 那是時間的問題。

埋衣人 不害羞，你這個小東西，對於你自己的母親這樣厚顏！

母親 來，請我們作點有趣味的事情來代替這種爭論。爲什麼不來到此地，和我一同打牌？

女兒 經理說無論和誰我都不應當作那個，因爲若我作了，我只學些過錯。

母親 是的；我謝謝幫助你的人，自然，自然

——我所作的事都是愚蠢的，我以爲。

女兒 爲什麼你作他當你作錯了的時候，爲什麼你還譴責我？

埋衣人 你自然要提醒你的母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哼，賤東西！

女兒 你說我要提醒，姨母，但是你說錯了。若是我的母親教訓了我錯誤的時候，我並且不樂意失了我事業的時候，我一定完全再學一遍。我們是不要落後的。

母親 是的。現在你使我們知道，我們仗着你賺的錢生活，但是你眞知道你對於你姨母

亞哥司德負什麼債麼？當你那賤爸爸離開我們的時候，你知道她保護我們麼？——她保護我們，這椿債你是永遠還不了的——在你生着的時候。你知道麼？（女兒默靜住）你知道麼？

答。

女兒 我不答。

母親 你答——答應你不想答應？

埋衣人 從容點，亞密里亞。靠着門的那些人可以聽着我們，他們又唧咕里。所以你應當

從容點。

母親（向女兒）穿上你的衣服，出來走一走。

女兒 我今天不散步。

母親 這是你拒絕同你母親向外散步的第三次。（思想）這個可能麼——走到廊子裏去，海林。我要同亞哥司德幾句話。（女兒走到廊子裏去。）

第二幕

母親 你想那個可能麼？

理衣人 甚麼？

母親 她發現那事情？

理衣人 那是不可能的。

母親 那事可以實現，自然是。我想沒有這樣沒心的人把那件事告訴她。我有一個姪子，當他發現他的父親是一個自殺者的時候，他已竟三十六歲了，但是海林的態度改變了，其中必有事情。近八月以來我看出在散步的時候，她就不能忍受和我同伴。她只在寂寞的道

上走；有人遇着我們的時候，她向別處看；她的神經失常了，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其中必有些事情。

理衣人 你以為她母親的社會給她些苦痛麼——她自己母親的社會？

母親 是的。

理衣人 不然；那就有點太壞了。

母親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比那更壞，當我們來到此處的時候，在輪船上她不為我介紹她的朋友，你信麼？

理衣人 你知道我想什麼？上一禮拜她遇着了來到此地的一個人。我們要可隨便走到郵政局，找出來最後來的人。

母親（向理衣人）這恰似乎我以前所夢着的。

到郵政局，找出來最後來的人。

理衣人 是的；夢常常變成事實——我很

母親 是的，我們去吧。我說，海林，留點心。我

知道這個——但不是很審慎的那些人。

們只上郵局去，一時就回來。

（退場）

女兒 唯，媽媽。

第三幕

(女兒向窗外點了一下頭；里斯進去。她穿着白色打網球的衣服，戴着一個白帽子。)

里斯 她們走了麼？

女兒 是的；但是她們一會兒就回來。

里斯 是你的母親說什麼？

女兒 我簡直不敢問她，她是這樣的脾氣。

里斯 可憐的海林。這樣你就不能和我們

出遊麼？我非常期望。若是你知道我怎樣喜見

你與她接吻。

女兒 自我認識你和拜訪你以來，我知道

你這幾天對於我是甚麼意思，我的親愛的——

——你以為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永沒有和高雅的人交接過。想及我的情形，直到現在我住在一個洞裏，那裏充滿了愚蠢的空氣；只有奇怪的人在那裏往來，這些人還是整天吵鬧；在那裏我永沒聽着一個和藹的字，我的精神就是一個罪犯那樣受禁錮一樣。噯，我像這樣談我的母親，這真把我煩惱透了。你只可以為這個輕看我。

里斯 人不能對於他的父母負責。

女兒 不然；對於他們的罪惡必須負責。我常聽說，就是一個人直到死的時候，也難發見和他終身同居的父母是那一種人。

里斯 （呈不舒服的狀態）你聽着了些事情麼？

女兒 是的。當我三日前在澡塘的時候，我隔着牆聽見有人說我的母親。你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

里斯 不要在那上面找煩惱。

女兒 他們說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公共的人——我不信，現在我還不信。但是我覺着這是真的——或者是可有的事——我害羞極

了——近她的時候，我就覺着羞辱因為我想人都注視我們——人都對於我們注意。這個太利害了。這個真麼？告訴我，你以為這件事真麼？

里斯 人說許多謊話，——我一點都不知道。

女兒 是的，你知道，你知道些事情。你不想告訴我，我為這件事謝謝你；但是你告訴不告訴，我是一樣的悲慘。

里斯 我的親愛的朋友，把那個意思去開上我們家裏去——你就知道無論和誰，你都可以過的很好。今天早晨我的父親到的很早。

他問到你，並且想見你——我應當，自然，告訴你，他們與他寫信的時候提着你和介郝德，因為我想。

女兒 是的，你——你有一個父親，我很小的時候也有一個。

里斯 他怎樣了？

女兒 母親永遠說他離了我們，因為他是一個惡棍。

里斯 搜求真實是很難的。但是——我告訴你些事；若是你現在到我們家裏去，你就要遇着帝國戲園的經理，因此一種事業或者是可能的事。

女兒 你說什麼？

里斯 是的——就是那個。他並且對於你很喜欢——我說介郝德——我可以使他喜歡你，你知道瑣屑事情往往定人的終身事業；親自晤一次面，在正當時間裏的一次正當的推荐——現在不要再拒絕了，不要阻當你自己的事業。

女兒 哦，親愛的，我應當想我要去。你都知道；但是不同我的媽媽我不去。

里斯 為什麼？你可以告訴我你的理由麼？

女兒 我不知道。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她就這樣的教訓我。現在這個意見深刻到我

的心裏了。

里斯 你對於她有什麼條件麼？

女兒 沒有，她不需要那個。她只說『那樣說』我也只是那樣說。

里斯 當你離她一點鐘或兩點鐘的時候，你想，這對於她是個過錯麼？

女兒 我想她不以這個爲過錯，因爲當我在家的時候，她常常找我的過錯。但是若我上旁人家裏去不使她知道，我覺着是很苦痛的。

里斯 你以爲她能來訪我們麼？

女兒 不是——上帝寬宥我，我永遠沒有這樣思想。

里斯 但是設想你結了婚？

女兒 我永久不結婚。

里斯 你的母親也教你那樣說麼？

女兒 是的，大概是。她常常告訴我些男人。

里斯 也有結過婚的男人麼？

女兒 彷彿那樣說。

里斯 留神，海林，你實在應當解放你的自身。

女兒 哼！我一點作新婦人的希望都沒有。

里斯 錯了，我不是說那個。但是你必須從你依靠着的那個地位上，把你自己解放了。這個地位使你的生活不快活。

女兒 我永不想我能這樣做。我只想從我幼小的時候，我就被捆到我母親身上了；我永不敢有一個不是她的思想；她的志願之外我永不敢有一個志願。我知道這是一個困難；但是我不能拒絕她。

里斯 若是你的母親有時休息，你要孤零零的在世界上。

女兒 那就是我將來的情形。

里斯 但是你沒有相知，沒有朋友；沒有人能過這樣寂寞的生活。你必須有一種穩固的扶助，你永沒鍾過情麼？

女兒 我不知道，我永沒有想過那種事情。

我的母親永不許少年人看我。你自己想這種事麼？

里斯 是的，若是有人愛我，我就想有了他。
女兒 你或者可以與你的表兄介郝德結婚。

里斯 我永不那樣做——因為他不愛我。

女兒 不愛你？

里斯 不愛；因為他愛你。

女兒 我？

里斯 是的——他並且託我問你，他是否可以來訪你。

女兒 在此地不能，那不能辦。你想我礙你

的事麼？你想我在他面前可以代替這樣秀麗

這樣優雅的一個你麼？（把里斯的手拿到她

的手裏。）甚麼樣的手！甚麼樣的手腕！當我們

都在澡塘的時候，我看着你的腳了。（跪在里

斯面前，里斯坐着。）在那隻腳上，一個灣指甲

都沒有，那腳趾都像小兒的手那樣圓那樣紅，

（與里斯的腳接吻。）你是屬於貴族的——你

生在的家庭與我的不一樣。

里斯 不要說吧，不要說這樣傻的話。（起

來。）若是你知道——但是——

女兒 我確信你的良善和你的美麗一樣；

當你下來的時候，我們永遠向上看你，在你那

嬌嫩的面孔上，憂愁不能造出繡紋，但是嫉妬
永遠不能把忿恨的痕跡去掉——

里斯 噯，海林！我想你對於我發狂了。

女兒 是的，我是那樣。我願意我有地方像

你，如同一種小草像白牡丹一樣；所以我看你

比我自己好；我很樂意同你一樣，可惜那是不可

可能的事。自去年夏天，你就闖進我的生活就

同一個天使一樣；現在秋天到了；後天我們要

回城去——我們以後就永不互相知曉了——

我們並且必須永不互相知曉。你永不能引

我向上——親愛的，但是我可以引你向下

——我並且不想那樣做，我樂意看見你到沒有

瑕疵的地步。再會罷，里斯，我的第一的而且惟一的朋友。

里斯 不然，那還不足。海林，你知道麼——

我是誰？——是你的姊妹。

女兒 你——你的意思是甚麼？

里斯 我們有——同一的父親。

女兒 並且你是我的姊妹，我的小妹麼？

但是我的父親幹甚麼？但是他必須是一個快船的船長，因為你的父親是呢，我是怎樣傻！但是他那時結婚了，以後，他對你和氣麼？他不是同我母親。

里斯 你不知道。我找着一個小妹，你不

是非常喜歡嗎？

女兒 噯，有點；我這樣喜歡，我也不知道說

什麼了。（抱住里斯）我實在不敢真正的喜

歡。因為我不知道以後遇着什麼事。若我們遇

着爸爸母親要說什麼，這件事將怎樣？

里斯 不要提你的母親。現在她不能太遠

了。在要你的時候，她把你藏到暗昧的地方。和

我接一下吻，小寶貝。（她們接吻。）

女兒 我的姊妹。這個的聲音好奇怪喲，父

親這個字就似乎沒人說過一般。

里斯 現在不要空談，我們請說到這件重

要的事情。若我們請你——請你看你的姊妹

和你的父親，你的母親還是不應許麼？

女兒 不同我的母親？她恨你的——我的父親這樣利害。

里斯 但是設想她沒有理由這樣做？若是你知道世界是怎樣充滿了計畫，謊話，錯誤，及誤解。當我的父親以海軍學生的資格走到海上的時候，他有一個相知；他常談他這位相知的一段故事。在官船裏，一塊表被竊了——上帝知道什麼緣故！——他這位相知就受了嫌疑，他的同僚都躲避了他，差不多人人都要同他絕交，以後他就走了。二年之後這個賊發現出來了，這個賊是一個水兵長；但是這個無

罪的孩兒也沒得着什麼安慰，因為他們都還猜疑他。這種猜疑要終身跟着他，這件事給了他一個永遠的綽號。他的生命就似乎一座在壞聲譽上建造的房子，當這壞基礎去掉的時候，這所房依然照舊；儘在空氣中漂浮，就似乎『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中的城堡一樣。你看——這是世界上的一樁事。還有比這更壞的哩。亞爾巴加有一個樂器匠，因為他的房子被火燒了，別人都把他叫作放火的人；還有一位叫昂德孫的，別人都叫他賊昂德孫，因為他被了一次大搶劫。

女兒 你以為我的父親不是我常常把他